



（九）

章君毅

死不瞑目人人緝凶

黃興、陳英士、于右任、居正，和宋教仁的祕書劉白，會同滬寧醫院的醫生與看護，先替宋教仁洗滌傷口，淤血結痂，轉成黯紫，爲之一細心揩去。到這時候，宋教仁左眼已瞑，右目却仍茫然直瞪。洗淨，以白布一方，覆在死者身上。

移時，不知是那一位打電話請來照相師，留下宋教仁最後遺容，照相師在安放鏡箱的時候，黃興先生哭得兩眼紅腫，他大聲疾呼的說：

『宋先生一生光明正大，應該讓他穿好了衣服再照相！』

但是當場有人反對，所持的理由，是宋先生罹此慘劫，遇刺身死，這是中華民國的一大悲劇，不可不存宋先生被刺的慘狀，以留歷史上永恆哀慟之紀念。——斯譏一出，居正先生立表贊同，於是，宋教仁先生的遺體就仰臥在病床之上，左眼微閉，右眼直視，爲了迎取光線，他一連拍

了兩次赤裸上半身的照片。

接着由黃興先生等至好友人，爲宋教仁先生穿着禮服，由汗衣，襯衫，領帶而燕尾服，長褲、襪子與皮鞋，一件件的穿上去時頗費辰光。穿衣過程之中又有奇蹟，宋教仁先生已瞑的兩眼不時睜開，睜一次抹下去一次，連朋友們都覺得心驚膽顫，照說，已死的人肌肉僵硬，根本就不會有動作的能力，即令說是反彈性的物理作用，其實也是絕對講不通。倘若對此必需加以解釋，時至今日，我們只能說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

穿着燕尾式的禮服，照相師爲宋教仁先生又一連拍了兩張照片，攝影完畢，將他扶回病床，親友們環繞床畔，放聲大哭。時間已屆凌晨五點半鐘，宋教仁先生靜靜的躺在床上，忽然從鼻子嘴巴裏湧出茶褐色的藥汁，繼之以鮮紅血液，看護婦爲此一景嚇慌了，連忙用手巾、紗布去揩拭，然而揩一遍，拭一回，藥汁鮮血却依然噴湧不已，於是有人驚慌莫名的高聲建議：

『快把宋先生高高的抬起來！』

慌亂中不知是誰，大膽的將宋先生抬高坐直，宋先生死了那麼久，依舊身體柔軟並未僵硬。只是坐直以後，藥汁和血液，果然不再噴濺流淌。

宋教仁先生在上海北站遇刺，當他被送到靶子路滬寧醫院三樓，當晚十二時三十分第一次開刀剖腹，取出子彈，經過外國醫師的檢驗，證實彈頭有毒，宋先生傷勢嚴重實已無可救藥。身爲國民黨東南重鎮，宋教仁知己好友的陳英士先生，開始準備後事，他化兩百塊錢，爲宋先生買了一口五寸厚的楠木棺材，停放在滬寧醫院樓下的太平間。

當天下午三點入殮，宋先生躺在棺材板上，一羣朋友手忙腳亂，爲他穿着中式殮衣。黃興先生和伍廷芳先生一同來了，黃先生凝望着宋先生的遺容，喊了一聲鈍初，立刻痛哭失聲，陳英士、居正諸先生一齊哭了起來。宋先生入殮時覆以錦衾，居正先生手捧靈位，放在棺木頂端，滿室氣氛，沉重無比。一片哭聲中，葉惠鈞先生跳

到一張椅子上面，他瞋目攘臂，發出了悲憤的吶喊：

『諸位出了這間房間，一定要永遠不忘宋先生的死！』

於是重又爆起了哀恸的哭聲，悲泣不已，臨視含殮的同志朋友，除黃、陳、伍、于、居五位以外，還有沈縵雲、鍾文耀、趙鳳昌、葉惠鈞、張昭漢，和日籍人士宮崎滔天、北輝次郎等。

從四時卅分蓋棺，到五點各人散去，這許多重要人物，足足痛苦哭了半小時之久，同志愛的摯切，令人萬分感動。當場，他們化悲憤為力量，喊出了『人人擔任緝凶』的口號。

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出殯，送殯行列多達三千餘人，宋教仁的靈柩，載在一輛雙馬禮車上。吳鐵城、陳雨潮、周然、鄭熊丞等騎馬前導。後面除遺像、靈位車、軍樂隊、陸海軍警隊等，還有汽車十七輛、馬車一百五十輛、人力車七十餘輛，執紼者猶有一千五百多人。沿途十餘里間，上海居民面容哀戚，空巷而出，街道兩旁駐足送靈的，排列成行，至少在十層以上。

由於當時的羣情激奮，和政海風雲的波譎詭祕，宋教仁出殯的那天，黃金榮請他的手下全體出動，隨行保護，一直到當晚開六點半鐘，行好了停靈禮，人羣漸漸的散去，他所派出的大批人員，方始收班。黃金榮曾對黃起予說：「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大出殯必須經過法租界，而送殯行列中便有陸軍混成旅和海軍隊的全體官兵，租界當局規定中國軍隊不許進入，因而形成了僵局。」於是黃金榮去和外國頭腦據理力爭，方才

勉允破例，只不過請他們不攜軍械，徒手而行。

宋教仁的慘遭暗殺，不僅震驚全國，而且引起一場中國政壇上空前的大風暴，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施出最毒辣的一計，他先發制人，竟發表聲明誣賴陳英士先生派人刺殺了宋教仁，袁世凱編造謠言，反稱宋教仁在南方主張推舉袁世凱為總統，宋本人出而阻閣，使陳英士和黃興『大為忌刻』，於是決意『加以排除』，於是於三月廿日上海北站轟動全國的暗殺案件發生。

袁世凱散佈的謠言傳到上海，居然有許多人相信，這是出於一般人的錯覺，以為宋教仁既然公開擁護袁世凱當總統，袁世凱當然不會對他施出暗殺的手段，因而也認作宋教仁的被刺是出於國民黨的『內爭』，——這個打擊實在太大，黃興先生和陳英士先生，正為邊失良友而傷心，突然又受到這種惡意中傷，毒辣誣毀，於是，陳英士在憂急憤慨之餘，他迅速的採取行動，聯絡有關方面的同志和朋友，請他們全心全力，以最快速度偵破宋教仁被刺的血案。黃金榮是法租界捕房包打聽的頭目，同時在上海又有廣泛的交遊，和雄厚的潛力，所以黃金榮便成為陳英士囑托的對象之一。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加上國民黨人偵騎四出，分頭查訪，宋教仁先生被刺巨案，竟然在一日之間宣告破獲。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黃金榮已經睡了，忽然被人喊醒，報告英租界巡捕房有電話給法捕房，說是在湖北路迎春坊妓女李桂玉的家裏，抓到了一個叫應桂馨的人，可能和宋教仁案有關，英捕房要求法捕房明天早晨派人去搜

查他的家裏，希望能找到一些證據。因為應桂馨的家住在法租界，地址是供宸門外文元坊北弄二號。

來報訊的人是黃金榮的手下，他是一聽到電話便飛快趕來的，照說英捕房是要求次日派員搜查應宅，法國領事的態度如何，黃金榮一點都不曉得，他並不會奉到任何上級的指示。但是，當他一聽到應桂馨可能與宋案有關，他不禁大為興奮，毫不遲疑的立刻採取行動，匆匆忙忙，找了幾名手下，一路馬不停蹄，趕到了文元坊。

午夜兩三點鐘，月黑風高，街道上靜悄悄的不見人影，黃金榮帶了五六個人，到了應家的大門外，首先便發現裏面還有燈光，他敲開了門，直撲進去，一眼看見客廳裏有幾名男女，正在站着談話，他們見了包打聽一擁而入，個個驚惶失措，神色倉皇。當時黃金榮高喝一聲：『不許動！』正當他跨過門坎的時候，眼見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扭頭就往後面逃跑，他心知這個人必定大有問題，於是立即拔步追趕。

血案凶手困獸之鬥

應家客廳後面，有一條長長的走廊，通往廚房，廚房之後，又是一個小小的天井，連接着高逾丈許的後牆。這一路，黑漆漆的沒有一線燈光，黃金榮只能依靠聽覺，去追捕那個脫逃的疑犯。他聽見那人穿過廚房，穿過廚房後面的灶披間，他知道他來不及打開後門，便只有翻牆的這一條路。於是，在他追出灶披間時，他已暗中作了準備，待那人縱身爬上牆頭，黃金榮差一點捉到

了他那兩隻懸空的腳。

逃犯那人的身手異常矯捷，他雙手扳到了牆頭，一個引體向上，左腳一跨，便越牆跳到牆外的地面。黃金榮身材不高，又胖了點，他連跳三次，方始奮身爬上了圍牆，就着微弱的天光，他看見那人已經從地上爬了起來，繼續向前奔跑。

估計距離，自己再跳下牆來追他，一定是趕不上了，情急智生，黃金榮奮不顧身，他就站在牆頭上，整個身子向下飛撲。總算還好，被他撲到了逃犯的身上，矮胖的體重發揮了威力，兩個人同時高呼了一聲：『哎喲！』逃犯人被黃金榮壓倒在地上。

黃金榮說：他當時喊那聲『哎喲！』是因為他的左手腕受了傷，一陣劇疼，有如骨折筋斷，而那人的慘呼，則是被黃金榮撲壓下來，使他恰好摔了一個『狗吃屎』。

那逃犯，確實凶猛驍悍，即令被黃金榮捺定了在地上，他猶仍在作困獸之鬥，竭力掙扎。如果不是黃金榮的助手急追上來，齊力將他制服，說不定他還能作最後之脫逃。

重新開了後門，把這個矮小的男子，押回應家客廳。燈光下，黃金榮一眼看清楚了他的面孔，他頓時記了起來，於是，他向那人聲聲冷笑的說：

『你不必賴，我認得你，你叫武士英！』

那人身體震了一震，却仍在竭力的掩飾：

『我不是武士英，我叫吳福銘！』

『瞎講！』黃金榮把臉一沉：『你明明是武士英，你忘記啦？今年二月，你代別人家銷賣三

支肉桂，偷拿了兩支還嫌不夠，又把另一支賣來的一百多塊錢乾沒了，法捕房裏，你不是坐過一個月牢監嗎？』

至此，武士英無話可說，他默默的低下頭去。

多虧黃金榮那夜當機立斷，迅速出動，他平時辦案，一向是調度策劃，坐鎮指揮，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親自出馬，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的左手腕在那夜摔傷了，腫起一個大泡，不論用紫荊甲，還是上西醫的石膏，幾十年裏始終治不好，大泡變成一個瘤了。老上海都曉得黃老闊是一生一世從不戴手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不戴錶的原因，正是因為左手腕上的瘤，始終消不掉。

但是他畢竟也有極重大的收獲，他親手抓到了暗殺宋教仁的正兇，不說是延遲到第二天早上，即使當夜慢了一步，武士英必定會逃脫無蹤。那麼，宋案的破獲也就大為困難。因為，武士英當時是已經曉得風聲很緊了，特地找到應桂馨妓院裏的相好，和刺宋案也大有關聯的胡翡翠，星夜趕赴應家通風報信的。當時應家的人還不知道，應桂馨早在當夜十二點半落網，否則的話，不等黃金榮趕到，武士英必定早就跑了。

把武士英押送到法捕房，黃金榮漏夜審訊，武士英除了行刺而外，對於他的身世，供認得倒蠻爽快。他說他是山西平陰龍門人，號玉生，在雲南七十四標二營當管帶（營長），還曾代理過標統（團長），（筆者遍查雲南光復史料，民元前七十四標的標統是羅佩金，三位管帶，則為唐繼堯、劉存厚、雷飈。武士英顯然是冒充撞騙）

他在民國二年一月下旬到上海，住在五馬路丹桂戲臺對面衙堂裏的金臺六野旅館十四號房間。他面目猙獰、短小兇悍，在法租界招搖撞騙，坐過牢監，出獄以後極無聊，四處拜望上海名流，索借旅費。黃金榮前一日獲得密報，六野旅館住的武姓山西人形迹可疑，黃金榮將那位熱心腸的通風報信者請來辨認，果然是他。他和這位熱心人士在六野旅館比隣而居，二十日上午，熱心人士親眼看見有三、四個人去看武士英。和他關起門來竊竊私語。客人走後，武士英便笑逐顏開，將眉宇間的愁雲慘霧一掃而空，他跑來向熱心人士借車錢，熱心人士給了他一角錢。他說有要緊事到拱宸門去，一角錢不夠，熱心人士無可奈何，只好給他一洋三角。

就在當天晚上，武士英穿了一身新西裝，與冲冲的回旅館，他看見熱心人士，急忙從口袋裏掏出一大把鈔票，約摸有好幾十元。他當時抽出一塊錢來還債，熱心人士驚訝的說：

『我只借你三角小洋，為什麼要還我一塊錢呢？』

『我有錢啦！』武士英哈哈大笑，接着又壓低聲音神秘的說：『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今晚我把事情辦成，我還有一千塊大洋錢好拿呢。』

熱心人以爲他吃醉了酒，或者是神經大發，當時並不在意，同房睡覺。第二天一早醒來，打開報紙，赫然呈現宋教仁被刺的噩耗，他由此聯想到武士英昨晚神情有異，翻身起床便到隔壁去找他，然而房門早已落鎖，熱心人士把茶房叫來一問，武士英二十號徹夜未歸，倒是今早七點

鐘匆匆的回來，拿五十塊錢付清了積欠的旅館賬，拾起他的破行囊，手裏抱着一隻花瓶，叫茶房雇輛人力車，立即駛往小北門。——熱心人士覺得武士英形迹實在可疑，他認識黃金榮，曉得黃金榮正在密鑼緊鼓的偵察宋案，他曾向黃金榮提供這一條線索，此刻，恰好成爲一個有力的證人。

一口供認出主使者

黃金榮爲使武士英全部吐實，坦白招供，他又尋來另一位證人，北站酒吧間當值的西崽。宋教仁在國會議員休息室裏的時候，他曾看見有三個鬼頭鬼腦的人，不時的向室內窺探，等到宋教仁步出休息室，三人之中有其二，退到內月臺西南隅的水菓攤旁，另一個矮小精壯的，則留在售票房與辦公室之間，往來蹣跚。他一到便認出了武士英，他便是那個矮小精壯的兇手。

天快亮了，武士英在有力指證之下無法狡賴，他終於招認，他便是暗殺宋教仁的兇手，黃金榮當時緊迫的追問：

『是誰指使你幹的？』

『應桂馨。』他也直截了當的招了，他說：應桂馨給他一千塊錢，一張照片，一支手鎗和六顆子彈，並且撥四個人相助，其中一個叫葉玉如，一個叫楊什麼仁，另兩個則忘記了名字。應桂馨要他帶這四個人到北火車站，依計行事，行刺照片上的人。而武士英根本就不知道，他要去刺殺的人是誰，他很懊惱的說：『那日白天，我還不曉得夜晚會去幹這件事哩！』

天快亮了，黃金榮命武士英在口供上簽了字，然後押入囚室。當時黃金榮精神抖擻，毫無倦意，他步出法捕房，立刻便去打聽英租界方面速獲應桂馨的經過。

黃金榮認得應桂馨，並且一向對他很注意。應桂馨又名應夔丞，寧波人，當年四十九歲，白胖胖，外貌相當的帥。應家在寧波算是大族，有四十三房，三千多人。滿清末年，他父親應團生給他五萬塊錢，叫他在寧波創辦一所學校，學校辦成，規模很大，收有兩百多名學生，但是他專教學生惹事生非，仗勢欺壓良善，被人告了一狀，學校竟遭查封。應桂馨被官府通緝，他逃赴上海租界，開過祥園煙館、桂仙茶園，他性喜揮霍，專愛結交江湖上的朋友，數年間耗費十餘萬元。他曾包庇匪類，後來就因爲這件事情，在上海存身不住，逃赴蘇州，化錢捐了個候補知縣，做過一任釐金差使，不久便以貪污案發，再逃赴河南，捐了個候補道，却又被上司參革，於是重回上海，花天酒地，無所不爲。

應桂馨的被捕，是由於一位國民黨員，找到專門販賣古董字畫的河南商人王阿法，陪同到英捕房去投案。據王阿法說：一個星期以前，他到應桂馨家去買字畫，應桂馨曾經拿出一張照片給他看，說是要他『辦』這個人，事成願意給一千元酬金。王阿法回答說他沒有『辦』人的能力，推托了。宋教仁先生被刺後，他看到報上的照片，方始恍然應桂馨要『辦』的便是宋教仁，這位小商人居然激於義憤，自動的挺身而出，願意到公堂上作證。

英捕房得到這條線索，立由卜羅斯總巡捕，帶了幾名英國捕探，由一位國民黨特派員領着，直撲應桂馨的相好妓女胡翥雲家。當時已值深夜，胡翥雲睡眼惺忪，出來應答，她說應桂馨此刻在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那邊，有一位叫蔡爾卿的，請他喝花酒。

卜總巡捕在胡翥雲家搜查不到應桂馨，馬上再去迎春坊，先將衙堂出入口全部封鎖，再由國民黨特派員敲門進去。他聽見樓上有人在猜拳飲酒，先在樓下高聲問一句。

『應桂馨先生在嗎？』

『我在呀。』

果然是應桂馨在答應。他很興奮，隨即便說

『樓下有朋友找，請應先生下來說句話。』

應桂馨毫不猶疑，格登格登的下了樓，國民黨特派員上前一把捉住他的衣領，英國巡捕一擁而入。應桂馨當時臉孔嚇成死灰！卜羅斯一句話也不說，祇是厲聲的喝叱：『去去去！』於是，應桂馨被押上警車，駛往英租界巡捕房看管。

應家廿六人大起解

應桂馨、武士英雙雙落網，與此同時，陳英士先生的親信，時任上海電報局局長的吳佩璜先生，詳查宋教仁被刺前後各地來往的電報，他有了驚人的發現：應桂馨和北平政府內閣總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迭有秘密電報往來，密電中的隱語，證明宋教仁的被刺，可能是袁世凱透過趙秉鈞和洪述祖，指使應桂馨秘密進行的。

袁世凱的陰謀洩漏，中外爲之震驚。這一下使袁世凱慌了手脚，他爲了掩飾自己卑劣的罪行，不惜又編造謊言，一口咬定應桂馨是陳先生的舊部，武士英乃黃興先生的私人，他公開發表聲明，誣指武士英被捕後，已經供認「陳英士是間接唆使刺宋的人」，而爲陳英士「以二十餘萬之鉅款，賄通法公堂，將供詞全部抽改。」

以堂堂一國總統之尊，袁世凱竟會這樣肆意誣譏，血口噴人，使陳英士先生和黃金榮的名譽受到極大的影響。於是陳英士發表義正詞嚴的聲明，加以駁斥。黃金榮則日以繼夜，廣事偵查應桂馨的劣迹，以及此一巨案的相關證據。

所謂應桂馨是陳英士先生的舊部，原來，應桂馨在寧波辦的那所學校封閉以後，學生不願解散，跑到上海來散發傳單，請願，陳英士的一位朋友姜先生，在那所學校擔任教務，事爲陳英士所知，他認爲鄉間辦這麼一所學校是很不容易的，主事者不得其人，儘可另行推舉。他曾以愛護青年的立場，到文元坊去見過應桂馨的父親，因此認識了應聞生。應聞生老實忠厚，跟他的兒子應桂馨大不相同。應聞生本身也很同情革命，應家在文元坊房屋寬敞，地點適中，上海光復以前，陳英士有時介紹些革命黨員到應家去借宿，以便隱蔽。

黃花崗之役後，應桂馨曾在上海編演「廣州血」新劇，辛亥革命，他利用廣泛的社會關係，不斷地向陳英士提供情報。上海光復後，革命軍攻打製造局，其中也有應桂馨的徒子徒孫，在搖旗吶喊，壯壯聲勢。滬軍都督府成立，應桂馨一

步登天，當了間諜科副科長，可是不久便被擔任滬軍都督的陳英士先生，發現他品行不端，聲名狼藉。恰好 國父孫中山先生路經上海，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滬軍都督府編組衛隊，並且調派庶務間諜兩科人員侍從照料。應桂馨乃跟隨 國父到了南京，他自稱「衛隊司令」，其實 國父是叫他辦理庶務工作。

陳英士獲悉應桂馨在南京總統府濫竽充數，他立刻寫信通知 國父，指出應桂馨這個人極不可靠，正好這時 國父發覺應桂馨舞弊，因爲當時臨時總統宴客，一桌酒席是五塊錢，後來 國父仍嫌浪費，下令改爲每席一元，但是一元一桌的菜，居然和五元一樣，可見往先五元的酒席便被應桂馨中飽了四塊， 國父爲這件事很生氣，他立將應桂馨革退，於是應桂馨又潛回上海。爲了更進一步掌握罪證，早日確定此批奸徒的刑責，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黃金榮邀同法捕房的藍總巡捕，總翻譯曹振聲，四名華捕，三名西探，一同到文元坊應桂馨的家裏，正式搜查。

進大門後，派四個人把守，禁止閒人出入，然後入內細細翻尋。在應桂馨所住的那兩間房裏，他們不但搜到了洪述祖和應桂馨有關此次血案的往來函電。而且，連武士英行刺時使用的六響手鎗，以及鎗內餘存的三顆子彈，也都一併搜了出來。黃金榮立刻派人持鎗去查對，鎗中所存子彈，和宋教仁開刀取出的彈頭一式一樣。當場搜獲的證據放在一只紅皮箱裏，因爲應桂馨是在英租界上捉到的，案子歸英捕房偵辦，法捕房乃將全部證物，移交給英捕房的卜羅斯總巡捕

。卜羅斯當時表示這批證物關係重大，他決予嚴密防範，審慎保管。——他把證物存在他的辦公室裏，鑰匙由他帶在身邊，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內。以前每天早晨進去打掃整理的工役，以後要在九點鐘他進辦公室後才可以進去。除此以外，每天晚上他派一名印度巡捕，荷槍實彈，徹夜守衛。

搜查應桂馨家的時候，黃金榮和藍總巡捕商量，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案子，全國矚目，關係重大，所有在應家的男女等人等，應該一律帶回巡捕房，分別偵訊，再決定羈押還是釋放，免得會有人犯漏網。藍總巡捕答應了，因此在重要證據運走以後，再將應家上下人等集中一處，當場點數，竟有二十六人之多。其中有一個風流俊俏的少年，頭戴瓜皮帽，身着青緞羊皮袍，西洋緞馬褂。黃金榮看他面熟，上前一辨認，原來就是應桂馨相好的妓女胡翳雲，她前夜和武士英一同趕到應家來報訊。武士英被捉，她因爲夜深，又跟應家的人很熟，所以留住下來不曾走。這一天不知道爲什麼她忽發奇想，女扮男裝。

二十六個人押赴法捕房，這是上海租界上平時罕見的大起解，押進捕房以後，黃金榮開始一一審問，廿六人中有十一個是應桂馨的家眷，應子分別扣押，再加以詳細調查，另外十五名，包括胡翳雲在內，關係不大，准他們覓保釋放。

應桂馨的神通廣大

民國二年的三月廿四日，不曉得是洋人的什麼節，這一天會審公堂放假，照例停止審訊，黃金榮他們唯恐遷延時間，多生變化；（袁世凱、趙

秉鈞爲了掩飾自己的罪行，可能採取一切手段，應桂馨在上海有財有勢，他一進監牢便開始大事活動，到處造謠，他請的外國大律師，便有羅禮士、高耶、瓊斯、及艾立斯四人之多。大家都在盡力的奔走，推由英國總巡捕出面，商請英國副領事亨利斯，和黃金榮的好朋友聶榕卿會同組成特別庭，於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半，在會審公堂審問應桂馨。

黃金榮親自到庭旁聽，他看見應桂馨穿芝麻呢西裝，綠大衣，綠呢便帽，黃皮鞋，不曾打領帶，髮式是當時流行的左右平分，烏光閃亮。他的態度異常從容鎮靜，言詞尤其便給犀利。

英捕房由凱克律師代表，指控應桂馨與宋教仁先生被刺案大有關聯，也陳述古董字畫商人王阿法到英捕房投案的情形，並且提出鐵證：兇手武士英在法捕房已經招認，是應桂馨用一千塊錢，買通他下手暗殺宋教仁。

王阿法和應桂馨在公堂上三對六面難免有點畏縮，凱克律師問明他是在第二次到應家去時，應桂馨賄買他去「辦」人的。然後大律師又出示報紙上刊載的宋教仁照片，問他跟應桂馨給他看的那張是否相像，他竟然說是：「有一點兒像。」堂上命應桂馨和他對質，應桂馨的老練狡猾，逼得王阿法極緊，他問王阿法拿到他家兜售的是什麼畫？王阿法答是一幅仇英畫的手卷，上面畫的是山水、人物與松竹。

應桂馨頓時提高聲的說：「請堂上注意！仇英是中國的名畫家，他向來祇畫人物，從不曾畫過山水，至於松竹，更加不是他的所長。」

轉過頭來他再問王阿法：「你那幅畫是從那裏來的？」

當王阿法答說是從東清鐵路魯魯生處得來時，應桂馨又請堂上「特別」注意：「東清鐵路只有一位拓魯生，並無魯魯生其人！」

緊接着他又追問：「你第二次到我家裏，我跟你說了些什麼話？」

他問得太急，王阿法被他攪糊塗了，不假思索的便說：「我第二次到你家，因爲你不在家，沒有會到面，所以當時不會說什麼。這以後，我們便一直不曾碰過頭。」

黃金榮在旁邊暗暗喊糟，果然應桂馨立刻便捉住了他的破綻，他默然的高聲道：

「請堂上特別特別注意，方才捕房律師問話：王阿法說他是第二次到我家去時，我拿一張照片給他看，叫他去辦一個人。可是他現在分明在說：第二次到我家，並不會和我見面。」

說完，他又露一手，請求堂上將方才王阿法對凱克律師所作的證詞，宣讀一遍。當王阿法啞口無言的時候，應桂馨洋洋得意的坐下去說：

「我用不着再問他話了！」

高高上坐的聶榕卿，暗地裏替王阿法着急，他問話的時候，故意的點他一點，留一步餘地，讓他便於設法自圓其說。他問：

「你和被告是什麼時候認識的？他拿照片給你看，叫你去謀殺一個人，究竟是在那一天？不是就在你向他兜賣手卷的那一次？」

王阿法實在不够機伶，他信口作供，錯失了聶榕卿給他安排的大好良機。他說：「認識被告

是在一個月以前，由一位在漢口當洋行買辦的朋友吳乃文所介紹。被告給我照片，只說要「辦」一個人，不曾說要謀殺。至於時間，大概已有半個月光景，就是向我被告兜售手卷的同一天。」

供詞閃爍，不得要領，情況變得對於應桂馨大爲有利，聶榕卿恐怕應桂馨利用機會，要求交保，然後設法脫逃。他和會審的英國副領事咬耳朵，以見證未齊爲理由，改期下星期一傳齊見證再審。這樣，他才能發判應桂馨帶回捕房，暫予羈押，王阿法則交保候傳。

應桂馨押回監牢之後，他便施展手腕，仍然能和外間暗通聲息，他一面延聘外國律師，爲他奔走營救，一面促請上海有勢力、有聲望的士紳，幫他關說緩頰。最厲害的一着他企圖發動他的徒子徒孫，聚眾滋事。破壞秩序，藉以要挾租界當局，放他出去。

應桂馨的神通廣大

因此，在應桂馨入獄期間，有一些昧於事理，毫無知識的小脚色，受了應桂馨手下的賄買和煽動，危言聳聽，散佈謠言，說是他們將要採取暴力行動，不惜一切代價，劫救應桂馨。於是一連好幾天裏，上海華區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當時的江蘇都督是程德全，他已經聽到了風聲，深恐無知民衆，誤聽謠言，人心惶惑，妨害治安。三月二十七日江蘇水師會哨，程德全更叮囑各水師統領，貼出佈告安民，請大家不要庸人自擾，——另一方面，他確曾下令各軍警單位，一律加強戒備嚴密防範，勿使「匪類」趁機蠢動，糜爛地方。應桂馨這個人的神通廣大，由此一事便可

見於一斑。法律途徑，應桂馨不吝斥資巨萬，聘羅禮士為首席律師，為他擔任辯護。羅禮士大律師在英法兩界都很兜得轉，他接獲委任，便於當日下午三時，專誠拜訪英租界的卜羅斯總巡捕。卜羅斯當即從囚房裏提出衣冠楚楚、雍容鎮定的應桂馨，而由羅禮士大律師當着卜總巡捕的面，和應桂馨研判案情。

應桂馨利用這個機會，在卜羅斯面前振振有詞，侃侃而談，他詳細敘述他遭了『冤枉』的經過，並且提出對他比較有利的旁證，他像煞有介事的說：『我和宋教仁先生無冤無仇，毫無嫌隙，而且我個人一生從無暗殺的思想，對於政治，尤其興趣缺缺。宋教仁究竟是被什麼人刺死的，我確實是一無所知。』

接着，他又大言不慚的扯謊說：『我加入國民黨多年，宋教仁先生和我是同志，前天我得到

他被刺的噩耗，心裏非常難過。宋先生的靈柩由鐵路醫院出殯，移往湖南會館，那一天我還親自去執紼哩。』

談到王阿法的自動投案，他聲聲冷笑的說：『誠然，我一向很喜歡古董字畫，見到有好的，我也肯出大價錢收買。可是，像王阿法這種小生意人，我不但素無往來，而且根本就不認識。在這種情形之下，試以常理揆度，倘若我真想行刺宋教仁，我會把如此重大的機密要事，輕易洩漏給素不相識、從無往來的那個王阿法嗎？』

羅禮士見他旁若無人，『理直氣壯』，唯恐他一味覺得有恃無恐，反而誤了訟事，他輕輕的點他一下說：『至少那個山西人武士英……』

『他和我風馬牛不相及，』應桂馨推得一乾二淨，『我還是無辜被囚於捕房以後，方才聽到他的名字。』

羅禮士頓了頓，再問他：『法捕房已經搜查過你的家，聽說他們搜到了些重要的證據。你以為這些證據果真很重要嗎？』

應桂馨斬釘截鐵的回答：『我絕不相信他們會搜到什麼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家裏根本就沒有什麼證據！老實說，我跟宋教仁被刺的案件，絕對不生關聯。』

羅禮士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他不是法官，坐在一邊的卜羅斯，也不會執行過法定任務，律師和當事人商研案情，應該通力合作，雙方都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為，羅禮士覺得應桂馨太緊張，對於自己竟然大有敵意，他不肯好好的商量，遇事諱莫如深，矢口否認，他是在把自家重金禮聘的律師，當作了庭上的法官。於是，他決意不再往下問了。（未完）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 新台幣 壹百貳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闕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閩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叁拾元合售壹佰貳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